



Taiquandao Huanghou

跆拳道皇后

李玮琳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Taiquandao Huanghou

跆拳道皇后

李玮琳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跆拳道皇后/李玮琳著. —长沙: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1

ISBN 7-5358-2852-3

I. 跆...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48024 号

策划编辑: 吴双英

责任编辑: 朱 宏

装帧设计: 三 川

质量总监: 郑 瑾

出版人: 彭兆平

出版发行: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社址: 湖南长沙市营盘东路 3 号 邮编: 410005

电话: 0731-2220325 (销售部) 2568320 (总编室)

传真: 0731-2568336 (销售部) 4441084 (综合管理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常年法律顾问: 湖南成光海律师事务所 张晓军律师

印制: 长沙市长大成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25 印张 字数: 10 万字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1 次印刷

印数: 1-6000

定价: 1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服务承诺: 若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731-4435613 4435602



我们并排走在有些冷清的马路上，雨水慢慢渗透了我们的心田，那时的风是暖的。



天空飘起了晶莹的雪花，周围的学生都奔跑着，欢呼着接着雪。



扫把头微微向后退了一步，还是不肯从我面前挪开。我暗暗提起一口气，我已经感觉到王丹的杀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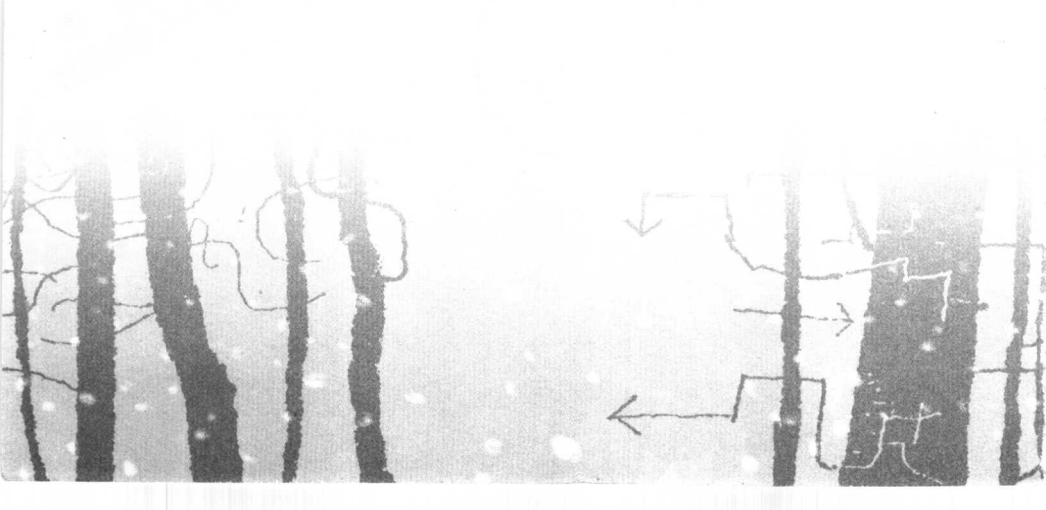
我终于赢了……



跆拳道皇后介绍

故事的主人公们是省重点学校实验班的学生。但是沉重的学业并没有压垮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女主角黎晴是个热爱跆拳道运动的业余高手，在中学校园社团里形形色色的人群中，她感受了爱情、友情的离去，经历了嫉妒、仇恨的报复，在身心受到重创的情况下，最终夺得跆拳道皇后的美誉。

她的爱回归了吗？





WW 从小学起就是我非常非常好的朋友了，今年我们一起考进了这所气派的中学，最令我们不可思议的是我们居然考上了实验班，所以心里抱有很大的期望。一时间让我们觉得前途是光明的是伟大的是一发不可收拾的是中了五百万大奖也不会换的。

可是现实磨光了我们的自信磨光了我们的傲气磨光了五百万大奖。很快，**WW** 和我都领教了什么是“卧薪尝胆”什么是“凿壁偷光”什么是“悬梁刺股”。

这样的学生大概是实验班的特产。他们好像生来就是读书的，他们的身体是书本做的他们的静脉里流的是黑墨水动脉里流的是蓝墨水脑浆是蓝黑墨水。

由于我和 **WW** 不识时务，坚持自己的身体是肉做的这

条真理，所以成绩就只能安分守己地遵循中庸之道了。

到现在为止，班上几乎没有不戴眼镜的了——就连 WW 也弃守阵地加入了近视的行列。但尽管如此，为了形象问题，她是不肯戴眼镜的。WW 的眼睛虽然不是很大但却有着令我羡慕的双眼皮，而我的丹凤眼说好听了是有东方古典的魅力，其实根本没有人欣赏！

由于我们并不喜欢青蛙王子 (戴眼镜的) ——所以才能和几个男生保持着纯洁的友谊。比如蒋云，比如萧潇。大家都是老师的眼中钉肉中刺，都是老师恨不得清理门户扫地出门的不肖之徒。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老师有工夫让学生留校，辱骂学生，干这种既伤学生自尊，自己又死脑细胞的赔本生意，却没工夫心平气和地坐下来跟自己的学生好好聊一聊。须知一个老师骂自己的学生越狠，就等于扇自己的耳光越重。

也不知是谁，从什么时候开始定下的规矩，新生一人学首先要军训。不把你的牙齿晒白皮肤晒黑肚子饿瘪不罢休。体会了军人的艰苦后，你油然而生的，除了对军人的同情外，还是对军人的同情。

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来到了省武警消防总队的大楼。

来到任何一个要停留一段时间的地方，第一要务是寻找住所。我和 WW 跑进六楼女生宿舍，抢占了一个临窗的地盘。

我整理好我那一亩三分地，终于静下来的时候，却觉

得陌生军营里的陌生的喧嚣声带给我强烈的孤独感。

训练的内容，主要是蹲下、起立、立正和稍息，行进与停止。还有作为一名军人的招牌动作——敬礼！

我们顶着头上的艳阳，就这么重复再重复地做着同样的动作。似乎永远到不了停止的那一天。而此刻我已经非常非常渴了。我想着在家里，我何尝会如此渴望喝到一口水？

蒋云和萧潇就在不远处，看见他们的样子，我终于知道汗如雨下这个形容词，原来不是夸张。

WW哭了起来，女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哭了起来。

一声令下，稀稀拉拉蹲下。两声令下，参差不齐起立。

“重来。”教官倒也不恼，似乎有足够的耐心。

“你叫什么名字？”教官突然指着我。

“黎晴。”我慢悠悠地回答。

“你是唯一不哭不闹，动作标准的女生！你来给她们示范。”

原来如此。我受过严格的跆拳道训练，我的教练许头简直是魔鬼。军训的强度对我来说，小菜一碟。

说到小菜，我的肚子咕咕直叫，这才是我最受不了的。在军营里，吃饭像打仗，来不得半点斯文悠闲。而我的吃相过于优雅，所以总是我端着空碗站在空空如也的饭桌前发呆。

WW腮帮鼓鼓地塞满了饭菜，还不忘调侃我：“黎晴，

此时此刻你想不想哭？”

我真的很想哭，有盐拌饭我也会觉得幸福。我很哲学地回答：“我终于明白，人最满意的不是最好的东西，而是最需要的东西。”

每天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洗完热水澡躺在自己的空间休息。我以为劳累一天一躺下就能沉睡至第二天。但是我错了。

白天哭哭啼啼喊受不了的女生，晚上却精力旺盛，不到午夜决不睡觉。我无可奈何地坐在床上，和 WW 大眼瞪小眼。风扇在头顶奋力旋转，闷热的气氛叫我喘不过气。接近午夜一点时，她们又开始跑来跑去地交换床位。

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我想再忍忍吧，她们总归会困的。

这时候一个女生凑到我和 WW 面前，关怀地问：“你们怎么还没有睡？”

我哭笑不得地望着她，心里想：你们这么兵荒马乱地折腾，可知百姓民不聊生？

幸而军旅生涯只有六天五晚，在盛大的阅兵式后，我们便静静地踏着阳光而归……

之后的两个月，我和 WW 都不敢照镜子。萧萧和蒋云，总使我想起非洲丛林的猴子。

现在想来，这段经历仍然叫我难以忘却……

在这所中学呆了这么久，我始终适应不了学校的上课铃声——铃……嘭！有点像爆破的声音。

这天上课的时候，WW 突然飞笔传书告诉我校跆拳道社开社了。

跆拳道社和文学社一样，是学校里首次由学生自己组建的社团。凡是渴望参加跆拳道社的同学不论老少，不分男女，不管你长得是有鼻子有眼，还是缺胳膊少腿，只要你肯交 20 块钱人民币，（当然你肯交美元的话更好，反正你要是交了 20 日币就算是年级组长来说情那都不行，起码得是校长来才给个面子）当做社团经费就 OK。

当天中午，我们带着神圣的人民币报名参加。钱社长（高三年级一个个子矮小的男同学）亲自披挂数钱，把钱数得一分不差，淋漓尽致，同时和社员之间始终保持距离，教育了我们这个世界上还是自己靠得住，也证明了亲兄弟明算账是真得不能再真的真理，忠得不能再忠的忠言。

整个下午，我们都处在兴奋当中。

“黎晴，什么事让你们这么高兴？”萧潇见状生怕错过了什么好事，贼眉鼠眼地凑上来问我。

“没你事，玩儿去吧！”WW 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哎，这位同学，你太伤我自尊心了吧？”萧潇作苦命状，作可怜状，作小白菜呀地里黄啊状。

“那你还问？”WW 舌下不留情，一记软鞭子抽得萧潇

差点从“小白菜”化身“黄世仁”。

考虑到他可以给我们解闷，我极力怂恿萧潇加入社团。他狂问我加入社团有什么好处，他在算那 20 块钱划不划得来。后来得知蒋云不打算入社，便二话没说急匆匆把钱送给了钱社长。

放学回到家，爸爸在厨房还没做完菜。妈妈在电脑前忘乎所以地玩着“反恐”。不用吃惊，听说妈妈嫁给爸爸的条件之一就是家务事都由爸爸来做（真是会算计的女人啊）。

“黎晴你找死啊？你再这么晚回来试试看。”身为跆拳道教练的妈妈向来暴力。

“妈，我今天是因为报名参加我们学校的跆拳道社才晚了！”

“是么？”妈妈转过身来，笑纹代替了鱼尾纹。顾不得与敌人厮杀，结果不幸被爆头。

“是！我还交了 20 块钱的人社费呢。”好不容易有个晚回家的理由而且又是真的，我说得特别慷慨激昂掷地有声冠冕堂皇。

“那好啊！凭你的级别，应该是里面最厉害的！”

那还用说？我闻着厨房飘来的红烧鱼的香气，得意地笑。

妈妈说得没错。她从我上小学起就开始训练我考带，

现在我已经跆拳道红带高手了哦！

跆拳道的级别是由每个人所系腰带的不同颜色来区分的。级别从低到高依次为白、黄、绿、蓝、红、黑带，上了黑带在我们市里就可以当教练了。

我的妈妈就是黑带三段。所以一般来说，我的级别也算高的了。市跆拳道协会成立后我们母女俩都在里面挂了职。

WW 刚学没多久，她是黄带。至于萧潇，是白痴一个，只能系白带。

第二天做眼保健操的时候突然插播一条通知，召集跆拳道社全体社员下午在校园内体育馆集合进行第一次训练。我、WW、萧潇相视一笑，骄傲地弯起了嘴角。窗外的阳光浅浅地照耀着，照着我们满足的笑意。

蒋云狡黠地笑着，“潇哥，我好羡慕你啊！和两位 MM 一起参加社团。”

“我不是问过你要不要参加吗？是你自己不想参加的！”

“那是因为你没说黎晴和 WW 她们俩要参加啊！真够阴险的啊你！”蒋云一脸看穿萧潇心肝脾肺肾似的表情。

WW 的脸突然泛着火似的红晕，我满脸狐疑地望着她和蒋云，迟钝的萧潇还沉浸在刚才的话题中，摇晃着他充满诡计的毛发的短短的头，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

“蒋云你表姐不也是练跆拳道的吗？”萧潇突然问。

“是……啊……” 蒋云迅速地瞟了我一眼，表情有一些不自然。

“是吗？”我很感兴趣。要知道在这个城市里学跆拳道的人并不多。

“我要上厕所了……” 蒋云来不及回答我就急忙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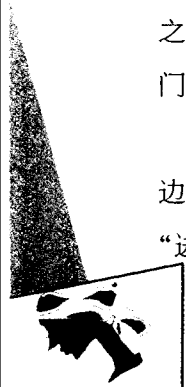
我把眼光对准萧潇，萧潇却对我一耸肩。WW 伸长脖子望着蒋云的背影，我拍了拍 WW 的肩膀。

接下来是历史课。台上的历史老师竭尽全力想感染大家，以至于调动自己脸部所有细胞强迫自己一会儿痛苦、一会儿振奋、一会儿大义凛然，大大满足了他儿时想当演员的梦想。中国的历史能给他足够的素材，他的职业能给他足够的天地发挥。

我知道考试反正有标准答案让我们背，所以无动于衷继续抱着萧潇带来的小枕头打盹流哈喇子。

下午我们三人走向校室内体育馆。刚到门口，钱社长就把我们引了进去。体育馆内已经来了不少社员，在我们之后又来了两三个人，然后钱社长宣布人到齐了并起身关门封馆。

校体育馆宽大的场地被一分为二，属于跆拳道馆的一边被铺上了厚厚的一层软垫子。墙上书写了一些“拼搏”、“进取”的字样。梁上悬挂着韩国国旗、市跆拳道协会会



旗。第三面旗想来应该是校跆拳道馆的旗子了，我细细打量了一下：绿色的旗子上，用跆拳道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TKD”很艺术地排列后，晃一看像两个正在搏击的人。

“你说这个钱社长是什么级别的？”萧潇好奇地东张西望，又紧张又期待。

“我看他敢开社，至少是个蓝带吧！”WW一副名侦探柯南的架势。

“那样的话不是还不如黎晴嘛！”萧潇受我们的影响，对跆拳道的知识略知一二。

“开玩笑！我们黎晴是什么水准啊！”

我捅了捅WW，“你又不了解情况，不要乱讲。”

“肃静！肃静！我们跆拳道讲究‘尊师重道’，你们一定要学会礼貌、要沉得住气！”

“哈哈哈哈！”我一看说话的人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他的头发好像统统背叛了地心引力，藐视牛顿，像扫把一样顶在他脑袋上。WW也马上意识到这一点，捂着嘴笑了起来。

怎么有这样的发型啊！

萧潇诧异地望着我们，我拍着萧潇的肩膀小声对他解释。

“这有什么好笑，我的头发长了，比他的还站得直！”

“你怎么了？确实好笑嘛。”我白了萧潇一眼。